

# 把治理网暴责任压实到每一个主体

特约评论员 陈曙光

治理网络暴力不断迎来新动向。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公开征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共七章三十一条,对比之前出台各种涉及网络治理的规定,其最明显的特点是全方位明确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责任,31个条文当中有20条直接规定了其责任,甚至细化到了“一键关闭”这样的具体功能,体现出了《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针对性强,有操作性,让人期待其精细化下的实效化。

首先,在一般的认识当中,网络暴力的主体是施暴者和被害人,所以大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两类人,而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主体“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比如,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正是有了这些平台,各种信息才有了传播互动的载体,而施暴者也正是利用这些平台大放厥词攻击他人、蛊惑网民、传播有毒有害言论,最终将不良影响传到了社会和被害人。所以,治理网络暴力,给“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压实责任,有其必然性。

其次,压实责任也有必要性。当前网络暴力多发的平台主要一些知名大平台,它们有两大特点:第一,用户基数大,活跃度高,参与者及其发表的言论鱼龙混杂;第二,作为商业主体,它们有一定逐利性,



有时为博眼球为追求流量,在管理时易对一些言论有较强宽容度,甚至默许一些话题走红而忽视了社会效果。所以,在治理的过程中必须要坚持“谁的用户,谁负责”“谁获益,谁负责”的原则,让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实实在在地行动起来。

此外,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确应为之前的行为作弥补。《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二条第二款在对“网络暴力信息”进行定义时,将“道德绑架”“贬低歧视”等乱象也列入了范围。众所周知,在互联网舆论场中有能力引起、推动这些乱象的,往往是一些素质低下或别有用心的大V,在他们出名的过程中,部分平台曾加以推动。网络信息服务

提供者参与创造大V、制造顶流来获取商业价值,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不良影响,当然也要由它们来弥补。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虽然条文不多,但直接体现了国家层面对网络暴力现象的重视,从其行文用语也可看出网信部门对互联网乱象的了解深入和点穴精准。今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也公开征求了意见,可见一张治理网络暴力的法网已经展开。期待这些规定早日完善并落地,期待更多有效管用方式出台,压实责任、明确操作,打出治理重拳,打造清朗网络。

## 对“无效社交”不妨适度“反连接”

高维

微信朋友圈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近日,一项面向1335人的媒体调查显示,59.4%的受访者觉得朋友圈中的“无效社交”多。

给社交加上“无效”这个前缀,听起来不免有些功利,但背后的焦虑心态却真实而普遍。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社交期待不尽相同,但大体不外乎几种:获取情绪价值,培育社会资本,获得信息增量。说白了,就是追求愉悦和进步。遗憾的是,这时常只是美好的幻想。在这次调查中,仅有10.4%的受访者觉得朋友圈中的“无效社交”影响不大,多少说明了一些问题。

朋友圈早些年风靡一时,源于它承载着一一种共识:社交的本质是连接和分享。然而,过度的连接在延伸社交半径的同时,也不可避免造成对原有边界的侵犯:“不管你是谁,群发的我不回”的戏谑、“点赞满天下,知己无一人”的自嘲、“我拿你当朋友,你却把我当私域流量”的无奈……朋友圈中的泛泛之交,似乎变得鸡肋,更有甚者,有的公司“强征”这块自留地,不转发、不点赞还要受到处罚。

从好几年前“朋友圈三天可见”备受热议,到前段时间“朋友圈已经没有了生活的痕迹”引发共鸣,人们越来越关注自我感受,对推心置腹的社交,也越发心向往之。对很多人来说,彻底的“断舍离”不够现实,无差别地维持关系亦不可取,更为可行的应对策略,是适度的对外切割。

对此,学者彭兰曾经提出过一个“反连接”的概念:不是无条件地切断所有连接,而是在一定情境下进行“数字减负”,以期恢复必要的个体空间和自由。循此思路,减少软件的使用频次,屏蔽某些“好友”的朋友圈,换个平台当“后花园”,或是将更多精力放到线下的亲身体验中去,都有利于抵抗信息过载和社交倦怠。

最近,“混搭社交”“年轻人断亲”等热词冲上热搜,也可看作一种广义上的“反连接”——在流动性增强、节奏加快的现代社会中,轻盈而富有弹性的“混搭社交”,带来了难得的轻松和舒缓;随着社会契约化程度提高,人情往来的功能性被弱化了,这正是“年轻人断亲”的“底气”所在。由此来审视“无效社交”,想必不无启发。

当然,无论媒介生活如何变化,社交的底层逻辑始终不变——以心相交,成其久远,理想的人际关系,应该是一种双向的价值输出。动辄给某段关系贴上“无效社交”的标签,如此走极端同样应警惕。毕竟,社交场景是多元动态的,而“无效”的定义是模糊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三观不合的“僵尸友”自然不难甄别,但当你从忙碌中抽离出来,“无效社交”也可能变成“相见恨晚”。

就此而言,对于一直认真记录生活、抒发感悟的微信好友,笔者一向乐见而欣赏:恰到好处的自我披露,和精神包袱的松绑并不矛盾,至于如何把握好其中的平衡,倒也见仁见智。都说“有趣的灵魂终将相遇”,换个角度看,何尝不是一种“反连接”,让志同道合者更精准匹配了么?



## 高温津贴“明明白白”

针对北京近期连续出现40度高温天气情况,北京市人社局会同市卫健委、市总工会等部门7月7日对高温天气作业劳动权益保障开展专项检查。检查发现,目前高温津贴名称各异,劳动监察人员特别提醒,各经营主体应把高温津贴单项列明,严格执行《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保障安全生产。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 年轻人开电动轮椅上班 不违法不代表不需治理

丁慎毅

“30岁的我开始每天坐轮椅通勤”……据媒体报道,最近,“开电动轮椅上下班”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在不少商家眼中,一些年轻顾客正成为轮椅的潜在购买人群。有网友称:如此省力出行,法无禁止即可行。也有网友表示:应当打击年轻人这一行为,因为其影响了道路畅通,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

年轻人腿脚方便,为何要开电动轮椅上下班?这主要是现在的轮椅车最大续航里程可达25公里以上,甚至可达到60公里,仅在续航上,这已经可媲美中高端的电动车。相比电动车,电动轮椅价格更便宜,速度也不差,不但更舒适,而且还拥

有各种“特权”:不用上牌,可在人行道行驶,也不用专门戴头盔,甚至还会得到人们礼让……

虽然法律并没有规定只有残障人士才可以购买使用电动轮椅,但随着老龄化人群增多,在人行道上如果增加年轻人使用的电动轮椅,必然加剧道路拥挤。特别是年轻人为了赶时间而提速,很容易发生碰撞,也增加了残障人士、老年人的出行焦虑。更不要说年轻人乘坐电动轮椅成群结队在一些道路上“赛轮椅”可能带来的意外危险。至于网友说的,因为使用电动轮椅而获得“高铁工作人员问寒问暖”“食堂抢饭用的神器”之类特权,则涉嫌不公平抢占服务资源。

年轻人也不容易,追求更好的出行体

验,本身无可厚非。只是希望年轻人乘坐电动轮椅出行的时候,多一点换位思考,照顾到行人特别是残障人士和老年人的利益,不与他们争抢,不搞“赛轮椅”,让彼此都有共同的安全感和体验感。至于速度因此慢下来,可能导致上班迟到,那还是别开电动轮椅上下班。

就监管部门而言,虽然年轻人可以使用电动轮椅出行,但监管也不能任其大行其道。虽然电动轮椅并不属于交通工具,不会按照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进行管理,但同样是可以上牌的,也同样可以限速。各地不妨对此进行探索,特别是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对电动轮椅使用者实行信用治理,让各类群体在人行道上各安其安,安妥与共。